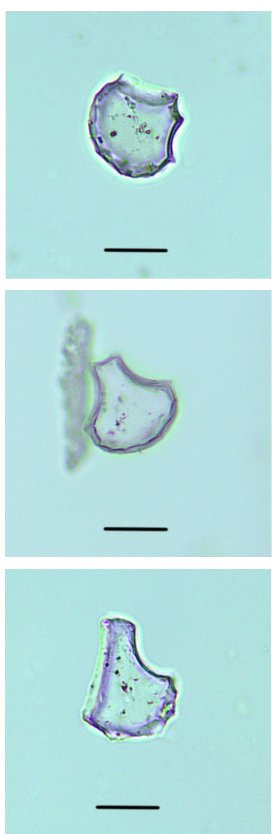


聚焦
2025
三星堆论坛古蜀
智慧

青铜时代早期,随着人口聚集在三星堆遗址周围,古蜀先民马上意识到原有的耕作模式不足以支撑那么多人生活,所以很快做出调整,大规模建造水利、开辟水田,发展集约化的湿地稻作农业,这使得古蜀文明很快恢复元气。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稻扇型植硅体。受访者供图

9月27日上午,以“考古学视野下的文明互鉴”为主题的2025三星堆论坛在德阳举行。论坛期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了七项三星堆遗址多学科研究最新成果,进一步明确祭祀坑埋藏年代为商代晚期,首次发布青铜器铸造中独特的“芯骨一条形芯撑”技术,为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提供了有力实证。

当天下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研究员马永超以三星堆遗址为依据,论述了成都平原先秦稻作形态演变及其本地化适应。此外,马永超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从农作物形态演变出发,将目光聚焦于背后的经济发展。

独具特色的三星堆稻作模式

“我们主要是通过三星堆遗址真武宫地点以往其他遗址的一些植物考古的分析开展了比较研究,揭示成都平原在先秦时空下的生业经济变化,这项研究

它是一种集约化湿地农业

马永超解读三星堆独特稻作模式

也凸显出三星堆时期的农业生产体系的特殊性。”

马永超说,三星堆文化时期所依赖的经济模式或者稻作农业形态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集约化的湿地农业,就像史前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一样。”在他看来,三星堆先民通过对水稻品种、田间管理、耕作制度等方面的改造,形成了一套独具成都平原特色的“三星堆稻作模式”。

诚然,成都平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得这片土地并不缺少水资源,但对于治水能力有限的史前古蜀先民而言,如遇水患则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因此,在古河道纵横之下,水患与水利是并存的。

三星堆出土红玉髓珠来自何方
微量元素溯源 发现区域交换网络

9月27日下午,在2025三星堆论坛“文明解码”分论坛上,多学科研究的重要收获陆续发布,涵盖铜器彩绘工艺、水稻耕种方式等方面。其中,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唐自华,以“三星堆出土玉髓溯源”为题,带来了最新的成果。而在论坛开启前一日,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他也透露了不少关键信息。

“在3000多年前的中国,红色玉髓是罕见的,因为当时中国人所用的红色装饰,主要是来自赭石或辰砂。直到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战国,红色玉髓才大量开始使用,它作为玉组佩里面非常重要的红色装饰的来源。”正因此,唐自华谈到,三星堆祭祀

坑中出土的11枚玉髓珠,是同批出土玉髓中年代非常早、位置最靠南的材料,“所以它有着非常明确的考古学的意义。”

而长期以来,唐自华与团队的工作,就是希望通过工艺和溯源,了解三星堆祭祀坑中玉髓的物资文化传播网络。他表示,这对于认识三星堆这一古蜀文明群体对外交流的情况,以及对古蜀的先民权力的来源,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花了非常大的力气,在中国以及邻近的泰国、蒙古、孟加拉国、印度等区域做了玉髓矿料成分的调查。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全国最完整或覆盖度最大的一个数据库。”

在分享中,唐自华通过聚焦三星堆出土玉髓珠,分析其成分与工艺,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北

而三星堆辉煌的青铜文明又必然需要强大的农业经济作为支撑。“正因为掌握了水利技术,对于水田的开发是非常有利的,以至于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形成了一种集约化的湿地农业。”马永超介绍,这种湿地能够在单位面积内有较高的产量,“如果供养同样的人口,湿地稻作农业所需要的耕地的面积是旱地稻作农业的1/4,它的高产就代表了能在单位面积很有限的情况下供养更多的人口。”

古蜀先民甚至能做出梯田

三星堆遗址商代早期的古蜀先民确立了以集约化湿地稻作农业为主体的农业形态,由此支撑的高密度人口为三星堆文明迅速崛起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与动力。而今,马永超在研究中也多次被古蜀先民的智慧所惊艳。“我觉得古蜀人民是非常聪明的。”

相对于长江中下游而言,虽然蜀地发展稻作农业的时间比较晚,但是古蜀先民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或偏好,做出本地化的一个选择。“比如说新石器时代晚期时,他们就会找偏高的地方居住、种地,当时人和人之间没有明显的阶层分化,古蜀先民过着一种非常悠然自得的、自给自足的生活,‘靠天吃饭’。”

“到了青铜时代早期,随着大量人口聚集在三星堆遗址周围,聪明的古蜀先民马上意识到原有的耕作模式不足以支撑那么多人生活,不能够支撑文化的延续,所以很快做出调整,大规模建造水利、开辟水田,发展集约化的湿地稻作农业,这也使得古蜀文明很快恢复元气,而且还更上一个台阶。”

采访中,马永超特别提到了湿地稻作农业的延续。“从两汉之际开始,成都平原的古代先民常常把水田做成陶质模型用于陪葬,从这些水田冥器中,我们能看到当时的田块有大有小,有的排列整齐,有的毫无规律,甚至能做出梯田。梯田的出现说明,古代先民已经可以因地制宜开辟水田,甚至引水上山,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一理 刘可欣

研究成果上新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中K5(5号坑)出土的金面具。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三星堆金器
总重量约2公斤

华西都市报(记者 刘可欣)要说什么文物在三星堆最闪亮,金质文物一定是其中之一。9月27日,在2025三星堆论坛“文明解码”分论坛上,中国国家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燕如从制作工艺、认知、配比等多个方面分享了关于三星堆金质文物的最新研究成果。

马燕如从2021年就开始主持三星堆出土金质文物修复的工作,她介绍,三星堆目前已整理、修复的金质文物总重量已经超过1.5公斤,未修复的金质文物约有0.5公斤,总计约2公斤,重量令人咋舌。

“三星堆的黄金用量以及丰富多彩的形制是目前考古发掘同时期文化遗存里绝无仅有的,可谓‘独步天下’。”马燕如说。如此大用量的金质文物,其来源也引起了专家的关注。她推测,制作三星堆金质文物的黄金应该有着较为稳定的矿源。

那么这种稳定的黄金来源是在哪里呢?目前暂未有确定的结论。因为修复处理金质文物的工作尚未结束,无法用可靠、客观的数据进行推导。

三星堆出土牙璋
透露什么信息

9月27日下午,在2025三星堆论坛“文明解码”分论坛上,三星堆遗址出土金器制作技术、铜器彩绘工艺等5个方面多学科研究的重要收获,得到详细呈现。

现场,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邓聪以“三星堆 K1:81、97 玉璋渊源”为题,带来了精彩分享。

在论坛开启的前一日,邓聪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提到,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量牙璋,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就是“龙”形化,在牙璋的两边出现了突出的扉牙,于是这种牙璋也称为龙牙璋。“龙牙璋在3300年前后往南方扩散,来到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两处遗址出土的牙璋以龙牙璋为主。”

同时,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牙璋,在采纳二里头牙璋主体风格的同时,也赋予其特有的文化色彩。邓聪提到,在龙形牙璋之外,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都出土了自己地方特定性的牙璋,其中出现了凤文化的元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牙璋。图据三星堆博物馆